

从中学到高等教育过渡的身份发展：一项九波纵向研究

斯蒂芬妮·米乌斯, 苏珊·克里斯蒂安斯, 维姆·内莱曼斯, 安娜贝尔·布兰杰

隶属机构: 荷兰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

摘要: 从中学到高等教育的过渡可以被视为心理成长的机会, 并可能在青春期的教育认同发展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在本研究中, 我们旨在研究在荷兰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规范过渡过程中, 青少年在教育认同发展方面的差异, 以及是否可以在社会人口、学术、个人和关系方面描述阶级之间的差异等级。本研究对685名荷兰参与者的样本(47.0%的女孩, 平均年龄=17.29岁在过渡时)进行了并行过程分段潜在类别增长分析。青少年(双)年度调查的纵向数据以中学最后一年为中心, 在最后一年之前的4年和之后的4年。整个过渡期间身份承诺和重新考虑的发展中的异质性最好由4类解决方案分类。这四个类别被标记为增加自我确定性、稳定的自我确定性、过渡后的不确定性和持久的不确定性。青少年的身份发展模式与社会人口学、学术、个人和关系特征显著相关。本研究讨论了采取以人为本的方法的优点, 这表明大多数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 但也捕捉到了相当大少数群体在过渡期间教育身份发展的不同模式。

关键词: 青春期; 教育认同发展; 中学向高等教育过渡

Identity development across the transition from secondary to tertiary education: A 9-wave longitudinal study

Stefanie Meeus, Susan Christiaens, Wim Nelemans, Annabelle Branje

Affiliation: Faculty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the Netherlands

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secondary to tertiary educatio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opportunity for psychological growth and might play a meaningful role in educat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aimed to examine how adolescents differ in their educat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cross the normative transition from secondary to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f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es could be described at the socio-demographic, academic, individual, and relational level.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parallel process piecewise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es in a sample of 685 Dutch participants (47.0% girls, $M_{age} = 17.29$ years old at the time of transition). Longitudinal data from adolescent (bi)annual surveys were centered around the final year of secondary school, with 4 years before the final year and 4 years after. Heterogene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commitment and reconsideration across the transition was best classified by a 4-class solution. These four classes were labelled Increasing Self-Certainty, Stable Self-Certainty, Post-Transition Uncertainty, and Enduring Uncertainty. Adolescents' patterns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were meaningfully associated with sociodemographic, academic, individual, and 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e merits of taking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which indicated adaptive development for the majority of adolescents but also captured distinct patterns of struggles in educat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cross the transition for a sizable minority.

Keywords: Adolescence; Educat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Secondary to tertiary school transition

引言:

青春期的一项主要发展任务是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 称为身份形成。身份通过人和他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多个领域发展。尽管身份发展是整个青春期的一项

重要发展任务, 但这项任务在生活事件和过渡期间变得最为突出。在教育领域内, 从中等教育过渡到高等教育的背景可能会挑战青少年的身份认同, 并对他们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捕捉在学校过渡期间以不同

身份发展模式为特征的青少年亚群之间的有意义差异，我们在9波纵向数据集上应用了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旨在研究在荷兰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规范过渡过程中，青少年在身份发展方面的差异以及为何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还讨论了潜在的社会人口、学术、个人和关系因素在整个学校过渡期间身份形成中的作用。

一、教育认同形成

身份发展是形成对青少年是谁以及他们想要什么的清晰认识的过程，其特点是两个过程：建立生活的安全感和方向，标记身份承诺，尝试替代选择，标记身份探索或质疑现在有利于替代方案的决定和确定性，称为身份重新考虑。在教育领域内，身份发展涉及关于一个人的学校、课程、职业概况和学术轨道的选择。青少年在身份形成的发展阶段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取决于承诺的程度以及对替代方案的反思和考虑。具体来说，青少年的身份发展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捕捉，这些阶段可以放在从最不适应模式到最适应模式的连续统一体上。处于扩散状态的青少年，处于连续体的开始，被动地反思自己的身份，并且承诺薄弱或没有承诺。以坚定的承诺和对替代方案的反思为特征的成就状态和以坚定的承诺和对替代方案的较低反思为特征的关闭状态处于连续体的末端。最后，处于暂停状态的青少年处于积极反思的中间状态，没有强烈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青少年表现出身份成熟的模式，因为他们从扩散到暂停，并朝着成就和关闭状态移动，或者保持在更适应的成就和关闭状态。然而，相当多的少数人在整个青春期仍处于较不适应的状态或出现倒退的变化。为了捕捉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必要应用以人为本的分析方法。通过应用以人为本的方法，研究重点从理解变量之间的人际关联转向理解具有独特发展过程模式的个体。在身份发展领域，身份某一方面发展差异的意义可能取决于身份其他方面发展的差异。例如，与探索增加但承诺减少的青少年相比，在承诺和探索过程增加的青少年亚组之间发现了有意义的差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使用以人为本的方法可能更适合捕捉身份发展。

二、跨学校过渡的身份发展

根据Grotevant的上下文身份框架，身份发展的关键是其交易性质。身份通过个人与其背景之间的互动而发展，生活中的特定时刻可以挑战一个人的身份并增加特定过程的相关性。在教育领域，挑战青少年认同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是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渡。例如，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重新考虑自己的身份具有不同的含义，当青少年刚刚选择了高等教育，而不是在他们处于中学阶段并且基本上没有选择重新考虑的时候。具体而言，在荷兰，儿童在12岁左右（7年级）开始中学教育，并遵循4年的职业教育准备轨道、5年的应用科学准备轨道或6年的轨道为科学教育做准备。然后，他们通常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以专攻并为更具体的职业做准备。尽管荷兰的教育体系细节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但从小学到中学的过渡本身以及从中学到高等教育的过渡在各国都很普遍。由于这种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转变捕捉到了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离散过渡，被定义为规范的生态转变，它对于教育身份的发展可能很重要，原因有几个。首先，鼓励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在选择专门的教育轨道之前反思他们是谁、他们发现什么有趣以及他们有什么能力。当青少年采用积极主动的处理方式和自我反省时，这可能有助于身份发展。其次，在学校过渡后，青少年与其新环境之间的良好契合可以加强当前的教育承诺，而不匹配可能会增加重新考虑并削弱承诺。最后，社会投资理论指出，当青少年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和环境，期望增加责任感和独立性时，他们会在心理上受到刺激成熟。因此，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作用可能是教育认同发展的转折点。从理论上讲，由于积极主动的身份处理，再加上在整个过渡期间越来越多的承诺，因为他们将当前的承诺建立在明智的决定上，因此预计青少年可能会在过渡前经历更高的重新考虑。然而，在身份变化和学校过渡的经历中存在有意义的差异。在中学时期形成了具有坚定承诺的成熟身份的青少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保持这种适应性状态。此外，青少年在形成承诺方面可能会遇到困难，导致在整个过渡过程中重新考虑更多，而承诺更少。最后，这种转变可以推动进步或倒退的变化，因为它鼓励青少年做出承诺或重新考虑他们目前的承诺。因此，可以预期在学校过渡期间教育身份形成的不同发展轨迹。

三、整个转型过程中身份形成的因素

这些不同的发展轨迹可能与社会人口、学术、个人和关系因素有关。社会人口学因素，如年龄和性别，一直与身份发展有关。应用积极主动的处理方式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可以帮助身份发展。然而，青少年应用这些认知功能的能力可能在结构上有所不同。认知能力和身份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与男孩相比，女孩的智力和社会认知功能发展得更早。因此，年轻的青少年和男孩在过渡到高等教育时可能认知能力欠发达，因此可能被

迫过早地做出身份承诺。总而言之，我们预计在学校过渡时年龄较小的男孩和青少年更有可能有较不成熟的发展模式，在过渡前重新考虑和承诺较低，这可能会在过渡期间持续存在或随着青少年心理成熟而改变。与学校相关的因素，例如学术水平（例如，职前）和进步也可能与整个学校过渡期间的青少年身份发展有关。处于职业轨迹的青少年可能更有可能表现出不太成熟的身份模式，因为他们在中学环境中花费的时间更少，这可能由于荷兰教育系统的组织而为教育身份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导。这些青少年在过渡到高等教育时也可能具有不太成熟的认知能力，因为他们通常在更年轻的时候离开学校。最后，处于职业轨道的青少年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较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学术轨道。关于学业进步，能够遵循名义上的教育轨迹可能是青少年愿望与其能力之间契合度的重要指标，这可能会隐含影响他们的教育认同。相比之下，通过例如重复一年而偏离名义轨迹可能表明青少年被迫重新考虑他们的承诺。因此，遵循职业轨迹并偏离学业进步（例如，通过重复上一年学）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表现出低承诺的身份模式。此外，青少年的个体特征可能对整个学校过渡期间的适应性身份发展很重要。具体来说，焦虑或对未来威胁的预期与较低的身份承诺有关，这表明焦虑通过不确定感和对做出错误决定的恐惧阻碍了承诺的做出。在学校过渡期间，焦虑可以通过不确定性和压力的规范体验来增强，但也可以在青少年将过渡视为成长机会时得到缓解。因此，在中学教育期间经历更多焦虑的青少年可能会在过渡期间表现出低承诺的模式，但他们可能在过渡后仍会积极发展。最后，父母与青少年的关系可能通过对父母自主支持或父母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的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尊重孩子的意见的过渡期间的身份发展很重要。随着更高的侵入性养育，青少年报告了更高的重新考虑和更弱的承诺。相反，更多的支持性养育与更多的承诺认同有关。因此，父母自主支持较少的青少年可能会经历较低承诺的发展模式。

四、本研究

本研究旨在考察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背景下的教育认同发展。通过关注围绕教育转型的教育身份发展，我们能够在使它们有意义的背景下检查身份过程，而不是作为脱离现实的平均发展过程。我们旨在通过应用以人为本的分析方法，研究青少年亚群之间的有意义差异，这些青少年亚群的特征是围绕这一学校过渡的一系列身份过程的不同发展模式。我们预计，学校过渡可

能是挑战青少年教育认同的重要背景因素，并可能成为认同发展的转折点。此外，我们预计个体差异可能会被更同质的亚群所捕获，这样大多数青少年将通过学校过渡后的渐进变化表现出身份成熟的模式，而一些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稳定的身份形成适应模式，保持在不太适应的发展趋势，或在学校过渡后表现出倒退的变化。此外，我们研究了社会人口、学术、个人和关系因素的发展轨迹之间的差异。我们预计，男孩、年轻、遵循职业轨迹、偏离规范的学业进步、经历更多焦虑或经历较少父母自主支持的青少年往往属于不太成熟的轨迹，其特点是承诺低，之前的重新考虑高或低在整个过渡过程中可能会持续的过渡。

五、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青少年在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渡过程中，他们的教育认同发展如何以及为何存在差异。调查结果表明，学校过渡是一些青少年身份发展的转折点，但不是全部。具体来说，跨转型身份发展的差异最好通过四个发展轨迹来区分：增加的自我确定性、稳定的自我确定性、转型后的不确定性和持久的不确定性。此外，这些班级之间的年龄、学业水平和进步、焦虑和父母自主支持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研究表明，身份发展适应性较差的青少年具有较差的特征。

1. 过渡期间的不同身份轨迹及其特征

在本研究中，47.9%的青少年在增加自我确定性班级。这种明显的“规范”发展模式支持先前的发现，表明大多数青少年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该课程还显示了从身份暂停（过渡前重新考虑稍高）到身份实现的渐进发展转变，在过渡期间增加了承诺，在过渡后立即减少重新考虑。这些发现补充了说明青少年反思自己的重要性的理论，以便对他们的教育路径做出明智的决定。此外，这个班级在焦虑和自主支持方面既没有最适应也没有最不适应的特征，而且在中学教育期间或之后偏离的可能性也不小。因此，虽然自我确定性增强班的青少年没有最优化的特征，但他们仍然表现出身份发展的适应性模式，心理上成熟了。与这种积极的变化模式相反，大约14.0%的相当少数青少年被标记为过渡后不确定性类别，在过渡后经历了更强烈的承诺下降和重新考虑的高峰。对于这个班级的青少年来说，过渡似乎是一个破坏性的发展时期，因为过渡前的适应性初始水平变成了混乱的模式，在过渡后有一种比较替代方案的冲动，而承诺继续减弱。这种模式令人担忧，因为对

晚期青少年的研究一直将更高的承诺与增加幸福感联系起来，而重新考虑被认为是适应不良发展的风险因素。事实上，与其他三个班级相比，这个班级在过渡后表现出更强的焦虑增加，同时自主支持也大幅下降。然而，这些青少年在中学教育期间或之后不太可能偏离规范的学校进步，并且班级成员的可能性与学术水平或性别无关。此外，在中学期间，青少年的焦虑和自主支持体验与增加自我确定性班的青少年没有差异。因此，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不同变化模式背后的潜在机制，以防止和干预这种破坏性的发展轨迹。除了这些变化模式外，我们还观察到整个过渡期间的稳定性模式。稳定自我确定类的青少年（27.7%）表现出稳定的高度承诺的适应性模式，在整个过渡期间重新考虑的次数很少。尽管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这种转变不认为是一个转折点，但也许对于这个班级来说，对当前承诺的质疑并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类似于身份封闭模式的令人满意的最终状态。事实上，与其他班级的青少年相比，这个班级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表现出早期适应模式，焦虑体验最低，自主支持最高。此外，青少年更有可能接受科学前教育，在过渡时年龄较大，并且在中学期间和中学后偏离的可能性最小。这些自适应模式在整个过渡过程中仍然存在。然而，在本样本中，10.4%的青少年也观察到稳定性较差的适应性模式。持久不确定性类的青少年类似于长期暂停身份的模式，在中学期间低于平均水平的承诺减少，并在整个过渡期间保持稳定的高度重新考虑。对于这个阶级来说，转变不是导致身份成熟的积极转折点，而是身份过程中的斗争在整个转变过程中仍然存在。考虑到班级特征，持久不确定性班级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整个过渡期间经历最多的焦虑和最少的自主支持。此外，这些青少年在过渡时更有可能更年轻，并且最不可能接受科学前教育。然而，班级之间的性别和学业进步都没有显著差异。

2. 整合类特征

考虑到学校过渡的这些发现，焦虑似乎在形成承诺的能力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增加自我确定性课程中，略微升高的焦虑水平似乎与自我确定性的增加有关。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适量”的担忧可能会通过激励青少年探索他们的承诺来防止丧失赎回权。这种适应性行为反映在过渡后重新考虑的强烈减少和承诺的整体增加。然而，过度的担忧似乎会阻碍做出坚定承诺的能力。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经历高度焦虑的青少年也经历了最不强烈的承诺。此外，学校过渡似乎加强了这种关联，

因为在过渡期间做出正确决定的压力和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似乎伴随着焦虑的急剧增加、承诺的减少和学习的高峰。重新考虑。这表明，当与焦虑和不适应担忧的增强体验相结合时，这种转变对身份的发展构成了风险。关于亲子关系，在学校过渡后经历了承诺增加的青少年报告的自主支持显著高于承诺减少的青少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在刺激青少年身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渡阶段，父母似乎是支持和反馈的重要来源，帮助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建立强烈而稳定的自我意识。因此，这些结果表明，即使在青春期后期，父母自主支持在学校过渡期间的身份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在学术背景下，处于职业轨迹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表现出不太成熟的身份模式。这可能是由于荷兰教育系统的组织，其中职业轨道的青少年在中学环境中花费的时间较少，这可能为教育身份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导。这些青少年在向高等教育过渡时，认知能力也可能不太成熟。最后，这些青少年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较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较低水平的学术轨道。因此，教育系统可能在迫使青少年更早甚至可能过早地做出身份承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这些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在教育身份发展中遇到困难。

六、结论

青少年必须离开中学并过渡到高等教育，为心理发展创造机会。我们展示了在整个过渡期间身份发展的变化和稳定性越来越不适应的模式。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发展成熟的自我意识，归类为“增加自我确定性”和“稳定的自我确定性”类，但大部分青少年难以完成这项任务，归类为“过渡后不确定性”和“持久不确定性”类。我们还通过描述年龄、学术水平、焦虑和父母自主支持等不同发展轨迹的有意义特征来补充现有研究。这些不同的轨迹突出了应用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和长期纵向数据的重要性，以进一步了解身份发展并确定在这项任务中挣扎的青少年。研究结果还表明，学校过渡作为为一大群人安排和预期的规范经验，为干预和预防提供了潜在的时间和地点。

参考文献：

- [1]Branje, S., & Meeus, W. H. J. (2018). Research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hips (young cohort). DANS.
- [2]Crocetti, E., Klimstra, T., Keijsers, L., Hale, W. W., & Meeus, W. (2009). Anxiety trajectories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 A fiv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6), 839 – 849.

[3]Crocetti, E., & Meeus, W. (2014). The identity statuses: Strengths of a person-centered approach. In K. C. McLean, & M. Syed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dentity development*, 97 – 114.

[4]Hihara, S., Umemura, T., & Sugimura, K. (2019). Considering the negatively formed ident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gative identity and problematic psychosocial belief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0, 24 – 32.

[5]Jung, T., & Wickrama, K. A.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1), 302 – 317.

[6]Kalakoski, V., & Nurmi, J. E. (1998).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transitions: Age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related to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famil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8(1), 29 – 47.

[7]Kaplan, A., & Flum, H. (2012). identity formation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A critical focus fo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7 (3), 171 –

175.

[8]Meeus, W., Van De Schoot, R., Keijsers, L., Schwartz, S. J., & Branje, S. (2010). On the progression and stability of adolescent identity formation: A fiv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in early-to-middle and middle-to-late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81, 1565 – 1581.

[9]Negru-Subtirica, O., Pop, E. I., & Crocetti, E. (2015).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nd reciprocal associations between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vocational identity: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wit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88, 131 – 142.

[10]Verschuere, M., Rassart, J., Claes, L., Moons, P., & Luyckx, K. (2017). Identity statuses throughout adolescence and emerging adulthood: A large-scale study into gender, age, and contextual differences. *Psychologica Belgica*, 57(1), 32 – 42.

[11]Waterman, A. S. (1982). Identity development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An extension of theory and a review of researc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8(3), 341 – 358.